

## 青澀歲月中的壓力樹

楊金寶老師

我 15 歲從金門來台北念書。老實說，對於晚上八點宵禁，仍習慣不斷有來自「匪區」砲火轟擊的我而言，歷經「登陸艇」海上漂蕩昏眩，24 小時後由高雄靠岸再搭平快車北上，各位想像一下，我期待即將進入的學府，幻化著什麼樣的光景！應該有類似台大的椰林大道？或是台灣師大傳統合院的學院建築？各位，我們可是國立的喔，至少，也該有如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吧？聽說，台北護專是歷史悠久的名校。的確，護專滿有名的！那時，各大學護理系不是還沒出生，就是還在嬰兒階段，我入學那年建校剛好屆滿三十週年，三十已是孔老夫子明文規定的而立之年。那時，各大醫院的護理主管，幾乎全是北護的校友，到醫院只要見到白衣天使，叫聲學姊，百分之九十是北護血統，錯不了。北護名號之響亮，自不在話下。

寓科學於仁術，集英彥於一堂，北護「當然應該肯定就是」一所最富於風雅的學府，培養天使的搖籃嘛，我心裡這樣想。但是，我在中華路轉進內江街，自己從街頭走到街尾，就是找不到學校大門。因為是單行道，還一度迷路。九月天熱，我遲疑走進校門，放眼四望，不但望穿北護的學府，還望到西門國小去了。放下行李，靠著入門的大樹，唉呦，這樹怎能如此不良善，樹脊刺人還滿痛的。心想，台北的高級學府怎麼長成這樣？連樹都長得怪！

15 歲的我，對這棵樹沒啥好印象，只是經過圖書館會看到他，在操場打籃球、晨操、練軍歌比賽、上體育課會看到他，週六在體育館開週會會遇見他，外出買晚餐或宵夜會遇見他，連翹課也得經過他。他就杵在校園最顯眼的位置，我們可真是一日見三回。印象中，除了我們早期的綠制服之外，他是校園唯一的綠蔭。我習慣看見也習慣忽略，心想，這樹的經濟價值遠不如金門的木麻黃呢，木麻黃的落葉還可當材薪燒，這樹除了擋路，還是擋路，不過就是位置擺對了的樹嘛！一年之後，學姊們畢業了，選擇在樹下拍照，我第一次給學姊送畢業禮物，在樹下，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刺桐。

入學第三年以後，我住進宿舍。夏夜陪教官巡房後會偷溜出去買冰吃，那時候的五專前三年，比照高中生管理，不但有髮禁門禁也很嚴，偷溜出去是違反校規的。但是，常常陪著教官東晃西晃，就不是「偷溜」而是「公辦」。我們常常就會晃到刺桐樹下，也不是刺桐有多美，那是北護校園的驛站，是僅有的「景點」。沒有冷氣的年代，刺桐樹下總有股沁涼。晚間若走過色情與幫派流竄的西門町，回到校園體會輕風吹過刺桐的涼爽，開始覺得刺桐有些微的可愛，有點兒自家人的親切感覺了。同時，也開始注意到刺桐二至六月會開蝶形紅花，每年夏天，他都會開出一片火紅花海。刺桐，將北護的冬天妝點得格外美

麗。

樹大，是美？不！樹大有人影浮動留連，才會美。當所有學姊換上白色護士服，在刺桐的陪襯下，共同入鏡拍成畢業照後，我們終於了解刺桐的堅貞與辛苦。不論三專或五專，我們總會來來去去，唯獨刺桐看盡所有年輕學子的青春，卻沒有人心疼他總有老去的可能。實習時的衝擊，讓不是「壞」孩子的我，卻徹頭徹尾的「不聽話」。個性不夠溫順的我，數度雙手靠著刺桐銳刺，想著實習輔導老師不是滋味的教誨，越想手掌力道越強，銳刺幾乎刺進我的手掌。刺桐，變成我無法宣洩的壓力樹。

直到我回北護教書，目睹城區校園逐漸老化及凋零，昔日操場變成停車場，往日在場上奔馳的年少女子，變成排列整齊的車輛，心中曾經不是滋味的輕狂，開始酸澀發愁。是年歲已到懷憂感傷了嗎？還是痛悔扭曲的過往歷史？不是說，四十而不惑嗎？怎麼我的四十來歲，疑惑卻越來越深？當感傷北護風光流逝之時，赫然發現那刺進手掌的刺桐依然健在，安心多了。總覺得她見識也見證當年的光景與榮耀，歡喜與哀愁；總覺得刺桐屹立不搖，讓我們話起當年不是吹虛幻影，多了些實在的軌跡。刺桐，變成北護唯一不變的信物。

但是，刺桐倒了，再次讓我驚覺生命的消長與轉折。台北之於我不是可愛的地方，西門町更是！但是有了北護，這西門町就多點文化；北護有了刺桐，對我而言，就保存了回憶。倒下再度重生的刺桐，更是生命轉換再復活的印記，在北護刺桐樹下流連拍照的校友們，您，怎能忘記！有空，請來欣賞遷徙之後的刺桐，再次發芽展現的生機。